

徐志摩全集

蒋复璁

梁实秋

编

第六卷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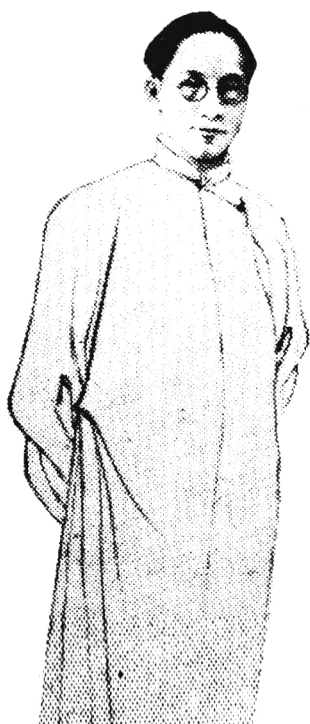
蒋复璁

梁实秋

编

徐志摩全集

第六卷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新编诗集 / 1

归国杂题(一)——马赛 / 2

归国杂题(二)——地中海 / 4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 6

希望的埋葬 / 7

情死(Liebstch) / 9

康桥，再会吧 / 10

诗 / 15

悲思 / 20

铁柝歌 / 22

自然与人生 / 24

雷峰塔 / 27

一小幅的穷乐图 / 28

哀曼殊斐尔 / 30

海边的梦(一)周灵均 / 32

海边的梦(二)志摩 / 34

泰山 / 36

窥镜(I Look into my Glass) / 37

她的名字(Her Initials) / 38

伤痕(The Wound) / 39

分离(The Division) / 40

东山小曲 / 41

我自己的歌 (Song of Myself) / 43

Song from Corsair / 44

新编文集 / 45

挽李幹人(超)联 / 46

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 / 47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 / 50

杂 记 / 52

吹胰子泡 / 58

童话一则 / 60

近代英文文学 / 64

未来派的诗 / 76

罗素又来说话了 / 79

汤麦司哈代的诗 / 87

小赌婆儿的大话 / 106

仇俄与反对共产 / 110

一个译诗问题 / 113

附录一：关于一个译诗问题的批评（朱家骅） / 116

附录二：关于哥德四行诗问题的商榷（李竞何） / 119

志摩日记的一页 / 123
诗刊弁言 / 125
诗刊放假 / 128
剧刊始业 / 131
剧刊终期(一) / 134
附：《剧刊》终期(二)(余上沅) / 136
新月的态度 / 139
汤麦士哈代 / 145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 152
附录一 哈代的著作略述 / 157
附录二 哈代的悲观 / 159
白郎宁夫人的情诗 / 162
一个行乞的诗人 / 177
说“曲译” / 189
关于女子(苏州女中讲稿) / 191
波特莱的散文诗 / 203
瑯女士 / 206
一封信(给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 / 217
志摩手札 / 219
(一)一封最顽皮的信
(二)一封悲哀的信

醒世姻缘序 / 222

泰山日出 / 233

泰戈尔来华 / 235

太戈尔来华的确期 / 240

征译诗启 / 243

新编翻译集 / 245

一个文学革命家的供状 / 246

清华讲演 / 251

国际关系 / 259

科学的位置 / 270

柴霍甫的零简——给高尔基 / 278

万牲园里的一个人 / 280

杜威论革命(游俄印象之一) / 290

蜿蜒：一只小鼠(*Arabesque: A Mouse*) / 295

自传小记 / 302

半天玩儿 / 307

墨梭林尼的中饭 / 320



新编诗集



归国杂题(一)——马赛

马赛，你神态何以如此惨淡？

空气中仿佛渗透了铁色的矿质，

你拓臂环拥着的一湾海，也在迟重的阳光中，沉闷地呼吸；

一涌青波，一峰白沫，一声呜咽；

地中海呀！

你满怀的牢骚，

恐只有皤白的阿尔帕斯——永远自万呎高处冷眼下瞰——深浅知悉。

马赛，你面容何以如此惨淡？

这岂是情热猖獗的欧南？

看这一带山岭，筑成天然城堡，

雄阔沉着，

一床床的大灰岩，

一丛丛的暗绿林，

一堆堆的方形石灰屋——

光土毛石的尊严，

朴素自然的尊严，

淡净颜色的尊严——

无愧是水让(Cézanne)神感的故乡，

廓大艺术灵魂的手笔！

但普鲁罔司情歌缠绵真挚的精神，
在黑暗中布埴文艺复兴种子的精神，
难道也深隐在这些岩片杂草的中间，
惨雾淡沫的中间？

马赛，你渗淡的神情，
倍增了我别离的幽感，别离欧土的怆心；
我爱欧化，然我不恋欧洲；
此地景物已非，不如归去；
家乡有长梗菜饭，米酒肥羔，
此地景物已非，不堪存想。

我游都会繁庶，时有踟躅墟墓之感，
在繁华声色场中，有梦亦多恐怖；
我似见莱茵河边，难民麋伏，
冷月照鸬面青肌，凉风吹褴褛衣结，
柴火几星，便鸡犬也噤无声息；

又似身在咖啡夜馆中，
烟雾里酒香袂影，笑语微闻，
场中有裸女作猥舞，
场首有黑面奴弄器出淫声；

百年来野心迷梦，已教大战血潮冲破，
如今凄惶遍地，兽性横行；
不如归去，此地难寻干净人道，
此地难得真挚人情，不如归去！

（原载：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努力周报》第三十三期）





归国杂题(二)——地中海

海呀，你宏大幽秘的音息，不是无因而来的，

这风稳日丽，也不是无因而然的，

这些进行不歇的波浪，唤起了思想同情的反应——

涨，落——隐，现——去，来……

无量数的浪花，各各不同，各有奇趣的花样——

一树上没有两张相同的叶子，

天上没有两片相同的云彩。

地中海呀！你是欧洲文化最老的见证！

魔大的帝国，曾经一再笼卷你的两岸；

霸业的命运，曾经再三在你酥胸上定夺；

无数的帝王，英雄，诗人，僧侣，寇盗，商贾，曾经在你怀抱中得意，矢志，死亡；

无数的财货牲畜，人命，舰队，商船，渔艇，曾经沉入你无底的渊壑；

无数的朝彩晚霞，星光月色，血腥，血糜，曾经浸染涂惨你的面庞；

无数的风涛，雷电，炮声，潜艇，曾经扰乱你安平居处；

屈洛安城焚的火光，阿脱洛庵家的惨剧，

沙伦女的歌声，迦太基奴女被掳过海的哭声，

维雪维亚炸裂的彩色，

尼罗河口，铁拉法尔加唱凯的歌音……

都曾经供你耳目刹那的欢娱。

历史来，历史去，

埃及，波斯，希腊，马其顿，罗马，西班牙——

至多也不过抵你一缕浪花的涨歇，一茎春花的开落！

但是你呢——

依旧冲洗着欧非亚的海岸，

依旧保存着你青年的颜色，

（时间不曾在你面上留痕迹。）

依旧继续着你自在无垠的涨落，

依旧呼啸着你厌世的骚愁，

依旧翻新着你浪花的样式，——

这孤零零的神秘伟大的地中海呀！

（原载：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努力周报》第三十四期）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满眼黄沙漠漠的地与天，
赤膊的树枝，硬搅着北风光——
一队队敢死的健儿，傲立在战阵前！
不留半片残青，没有一丝粘恋，
只拼着精光的筋骨；凝敛着生命的精液，
耐，耐三冬的霜鞭与雪拳与风剑，
直耐到春阳征服了消杀与枯寂与凶惨，
直耐到春阳打开了生命的牢监，放出一瓣的树头鲜！
直耐到忍耐的奋斗功效见，健儿克敌回家酣笑颜！
北方的冬天是冬天！
满眼黄沙茫茫的地与天，
田里一只呆顿的黄牛，
西天边画出几线的悲鸣雁。

一月二十二 志摩

（原载：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

希望的埋葬

希望，只如今……
如今只剩些遗骸——
可怜，我的心……
却教我何处埋掩？

希望！我抚摩
你惨变的创伤；
这冷默的冬宵——
谁与我商量埋葬？

埋你在秋林之中，
幽涧之边，你愿否，
朝餐泉乐的琤琮，
暮偃松茵的温柔？

我收拾一筐的红叶，
露凋秋伤的枫叶，
铺盖在你新坟之上，
长眠着美丽的希望！

我唱一支惨淡的歌，
与秋林的秋声相和，





滴滴凉露似的清泪，
洒遍了 you 清冷的新墓！

我手抱你冷残的衣裳，
凄怀你生前的经过——
一个不幸的爱母
思想一场空养的辛苦！

我舍不得将你埋葬，
希望！我的生命与光明——
像那个情疯了的公主^①
紧搂住她爱人的冷尸。

梦境似恍恍迷离，
毕竟是谁存谁死；
是谁在悲唱，希望！
你，我，是谁替谁埋葬！

“美是人间不死的光芒”，
不论是生命，是希望，
便冷骸也发生命的神光，
何必问秋林红叶作埋葬！

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原载：民国十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努力周报》第三十九期）

① D'anunzio's *Dream of Autumn Morning*

情死(Liebstch)

玫瑰，压倒群芳的红玫瑰，昨夜的雷雨，原来是你出世的信号——真
娇贵的丽质！

你的颜色，是我视觉的醇醪；我想走近你，但我又不敢。

青年！几滴白露在你额上，在晨光中吐艳。

你颊上的笑容，定是天上带来的；可惜世界太庸俗，不能供给他们常
住的机会。

你的美是你的运命！

我走近来了；你迷醉的色香又征服了一个灵魂——我是你的俘虏！

你在那里微笑！我在这里发抖。

你已经登了生命的峰极。你向你足下望——

一个无底的深潭！

你站在潭边，我站在你背后，——我，你的俘虏。

我在这里微笑，你在那里发抖。

丽质是运命的运命。

我已经将你擒捉在手内！我爱你，玫瑰！

色，香，肉体，灵魂，美，迷力——尽在我掌握之中。

我在这里发抖，你——笑。

玫瑰！我顾不得你玉碎香销，我爱你！

花瓣，花萼，花蕊，花刺你，我——多么痛快啊——尽胶结在一起，
一片狼藉的猩红，两手模糊的鲜血。

玫瑰！我爱你！

一九二三年，六月。志摩

（原载：民国十二年二月四日《努力周报》第四十期）





康桥，再会吧

康桥，再会吧；
我心头盛满了别离的情绪，
你是我难得的知己，我当年
辞别家乡父母，登太平洋去，
（算来一秋二秋，已过了四度
春秋，浪迹在海外，美土欧洲）
扶桑风色，檀香山芭蕉况味，
平波大海，开拓我心胸神意，
如今都变了梦里的山河，
渺茫明灭，在我灵府的底里，
我母亲临别的泪痕，她弱手
向波轮远去送爱儿的巾色，
海风咸味，海鸟依恋的雅意，
尽是我记忆的珍藏，我每次
摩按，总不免心酸泪落，便想
理簪归家，重向母怀中匍伏，
回复我天伦挚爱的幸福；
我每想人生多少跋涉劳苦，
多少牺牲，都只是枉费无补，
我四载奔波，称名求学，毕竟
在知识道上，采得几茎花草，
在真理山中，爬上几个峰腰，

钧天妙乐，曾否闻得，彩红色，
可仍记得？——但我如何能回答？
我但自喜楼高车快的文明，
不曾将我的心灵污抹，今日
我对此古风古色，桥影藻密，
依复能坦胸相见，惺惺惜别。

康桥，再会吧！

你我相知虽迟，然这一年中
我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
在你妩媚河身的两岸，此后
清风明月夜，当照见我情热
狂溢的旧痕，尚留草底桥边，
明年燕子归来，当记我幽叹
音节，歌吟声息，缦烂的云纹
霞彩，应反映我的思想情感，
此日撒向天空的恋意诗心，
赞颂穆静腾辉的晚景，清晨
富丽的温柔；听！那和缓的钟声
解释了新秋凉绪，旅人别意，
我精魂腾跃，满想化入音波，
震天彻地，弥盖我爱的康桥，
如慈母之于睡儿，缓抱软吻；
康桥！汝永为我精神依恋之乡！
此去身虽万里，梦魂必常绕
汝左右，任地中海疾风东指，
我亦必纾道西迴，瞻望颜色；
归家后我母若问海外交好，
我必首数康桥；在温清冬夜
蜡梅前，再细辨此日相与况味，

